



当代文学丛书

格桑梅朵

〔藏族〕降边嘉措



I247.5
193

格桑梅朵

藏族作家 降边嘉措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格桑梅朵，藏语，意为幸福花。它是本书中一对青年男女边巴和娜真纯洁爱情的寄托，也是藏族同胞向往“吉祥如意”的象征。小说生动地反映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艰苦历程中，广大藏族人民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，揭示了他们世代追求的象格桑梅朵那样美好的生活前景。

格 桑 梅 朵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40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9\frac{1}{2}$

1980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50,000

书号 10019·3045 定价 1.30 元

献 辞

谨将此书献给为解放西藏、巩固国防而斗争的进藏部队全体指战员！

为维护祖国统一、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，永垂不朽！

目 录

第 一 章	送“鬼”.....	1
第 二 章	无家可归的人.....	35
第 三 章	“红汉人”来了.....	46
第 四 章	在原始森林里.....	80
第 五 章	当金珠玛米.....	111
第 六 章	朝佛的香客.....	154
第 七 章	庄园内外.....	181
第 八 章	参观喇嘛寺.....	205
第 九 章	扎青渡口.....	220
第 十 章	比武场上的风波.....	236
第 十 一 章	泥石流发生之后.....	270
第 十 二 章	小次登的心愿.....	306
第 十 三 章	部落之间.....	326
第 十 四 章	搭救吉村.....	369
第 十 五 章	重逢.....	394
第 十 六 章	森林着火了.....	420
第 十 七 章	吉祥的彩虹.....	460
第 十 八 章	牦牛运输队.....	490

第十九章	翻越措拉山	511
第二十章	“神鹰”飞到孔雀坪	539
第二十一章	青山处处埋忠骨	568
第二十二章	到日光城	606

第一章

送“鬼”

这几天，帮锦庄园里，不管大人小孩，都十分关心寺庙里念咒经的情况。

农奴主、大堪布^①益西，按照噶朵代本^②和宗^③政府的指令，正在帮锦寺里主持念咒经。为了阻挡“红汉人”解放西藏，保卫神圣的雪山王国，寺院里的大铜号小铜号不停地吹，大鼓小鼓不停地敲，银铃不停地摇，钹不断传来沉闷的声音。喇嘛念诵咒经的声音，时而大，时而小，时而粗，时而细，有时象一群恶狼在嗥，有时又象一群被猫追逐的老鼠在叫，不时还夹杂着用少女腿骨做的唢呐的凄厉声音，使庄园里的气氛更加紧张、恐怖。……

农奴主益西，虽然身穿袈裟，手拿佛珠，但对经书一窍不通，一切“教规”、“戒律”对他也毫无约束。他既残暴，又好色，外号叫“野狗”，庄园里谁也不敢惹他。就是他打个喷嚏，整个庄园里的人也要忙上三天三夜。平常他都住在家里，有事才到寺院里去。如今他主持念咒经，就成天守在寺院里，忙得象热锅上的豌豆，乱蹦乱跳。到明天，咒经就念满三七二十一天，

① 堪布，寺院里掌管行政事务的最高负责人。

② 按照藏军的编制，一个代本相当于一个团；代本，就是团长。

③ 宗，相当于县。

该送“鬼”了。但现在，让谁去当“鬼”还没有定下来，他怎能不急呢！益西急急忙忙把管家次仁多吉叫来，生气地问：

“咒经明天就要念完了。念完经就要送鬼，可是你现在还没有把人给我找到。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！”

次仁多吉弯着腰，吐着舌头，装作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，连一声粗气也没有敢出。

看到那个样子，益西很讨厌，着急地说：

“今天天黑以前能不能给我找到？”

次仁多吉早已料到益西今天一定要问这件事。他也早已选好了人。他之所以不马上说出来，是要让老爷先着会儿急，当老爷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才说出来，这样更显出他的能干，博得主子的欢心。他翻了一下白眼，偷看益西的脸色，觉得要是再不回答，老爷真的会发脾气，那时就只好办了。他小声地说：

“我找好了一个，不知……”

“谁？”益西粗声粗气地问。

次仁多吉生怕别人听见似的，轻声说出了那人的名字。

益西听后，皱了皱眉头，又停了片刻，问：

“他合适吗？”

“最合适。他是从外地来的叫化子，一无亲，二无友，把他当鬼送出去，谁也不会说什么。”

“我说的不是这个。”益西眼睛盯着次仁多吉，不耐烦地说，“他是我的家奴，当鬼送出去，不会妨碍我家的福份吗？”

次仁多吉低着头说：“在这个庄园，谁不是老爷家的百姓？再说，正因为他是老爷的家奴，可以让他把一切灾祸、瘟疫和

不吉利的东西，统统带走，使老爷一家人畜两旺，万事如意，祖宗传下来的家业象烈火一样兴旺，”说到这里，他停顿一下，眼珠向上翻，看了益西一眼，脸上露出一种神秘的微笑，低声说：“对大老爷到昌都……”

益西不愿意别人对他父亲的昌都之行多嘴多舌，虽然心里对次仁多吉的回答感到很满意，但表面上不露声色，挥了挥手，说：

“今晚你把他看好，别让他跑掉。”

金鑫山上，农奴主益西的家奴边巴，正往回赶牲口。他几声吆喝，就把一大群放牧在山林中的牲口赶到一处了。可是他没有立即把牲口赶下山，而让它们继续悠闲地吃着带籽的秋草。这种草牲口最爱吃，又容易上膘。尽管这些牲口都是益西家的，他对这个农奴主满怀深仇，但对这些牲口还是有感情的，因为朝朝暮暮在一起。他把这些牲口当作自己的伙伴。在他看来，自己的命运，同这些牲口一样，甚至连牲口都不如，因为牲口的饲料管家总是给得足足的，不敢扣发，但家奴们每天的口粮，只有两碗发霉的糌粑，还常常扣发。如果说有什么区别，这些牲口是益西家不会说话的奴隶，而自己则是益西家会说话的牲口。他觉得同这些伙伴们呆在这寂静的山林里，比回到庄园还自在一些，痛快一些。因为听不到令人心惊肉跳的辱骂声和皮鞭声。那个地方，他能离开一分一秒，也感到高兴，但实际上，他又离不开。——离开这个地方，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这十多年来，他走的地方还少吗？哪里是他落脚谋生的地方？！

山坡上的马群不知道放牧人此时的心情，只顾自由自在地吃草。不时有几匹马互相追逐、打架；有的马好象吃饱了，得意地抖动鬃毛，昂头长嘶，惊得栖息在树上的鸟雀展翅高飞。

这时，上山打柴的姑娘娜真，向边巴走来。边巴高兴地向娜真走去，问她：

“怎么今天没有下地干活？”

“哪能不去？这几天老爷天天拿着皮鞭赶我们下地。阿爸给藏军支乌拉^①还没有回来，家里一点柴也没有，刚才小管家回家喝青稞酒去了，阿妈让我趁这个空，赶紧背捆柴。”

边巴歉疚地说：“听说要打仗了，老爷不分白天黑夜地让我们收拾东西，又装箱又打包，一些东西往昌都运，一些东西往寺院里藏，有的还往地下埋。今天又让我把牲口赶回去，说是要运东西。这几天，忙得我们几个娃子脚底都快磨破了。也没有能给阿妈送捆柴去。”

娜真说：“阿妈也知道你很忙，担心会累坏你呢！”她看到边巴的藏袍破成一条一条的，肩膀上和大腿上的肉都露在外面，就让边巴坐下，从自己的袖口里拿出针线^②，把他肩头的补丁缝了几针。她知道边巴只有这一件衣服，也没有法拿回家给他补。

每当边巴的衣服破得不象样子，娜真的阿妈次仁旺姆就叫边巴到她们家去，先让仁青大伯睡下，再把他的藏袍让他穿上，母女俩就点着松明，连夜缝补边巴的破藏袍，一补就是大

① 乌拉，藏语中借用的突厥语，意为差役，习惯上称作“乌拉差役”。

② 藏族妇女常常把针别在袖口上，或放在卷起的袖统里，随时可以使用。

半夜。等天快亮的时候，娜真的弟弟刀结把衣服送到益西家的马厩里，再把阿爸的衣服拿回家。为了帮边巴补衣服，娜真家大小四个人常常要忙碌一晚上，这使他非常过意不去。

边巴看着自己身上不知补了多少回的破衣衫，想到自己长这么大了，不要说皮袍、氍毹，连一件象样的粗羊毛织的拉瓦^①袍子也没有穿过，自我解嘲似的低吟了一首民歌：

从小我和羊羔，
没有任何仇怨；
为何多少年来，
没有一件衣衫？

边巴抬起头又问娜真：“你说这是什么原因？”

娜真苦笑了一下，没有回答。这时，太阳的余辉照射到金盔山上，朵朵白云在蓝天飘浮，雪山顶上闪着金光，就象一个勇士头戴金盔，昂首挺立，金盔山就是这样得名的。娜真望着美丽的晚霞，洁白的云彩，又看看边巴那身破烂不堪的衣服，满怀深情地说：

“如果天上的白云，变成洁白的羊毛，我要扯下来一片，给你织成衣服；如果绿色的草原变成氍毹，我要剪下来一块，给你缝件衣服。可是我这个农奴的女儿，连块巴掌大的补丁也没有。”

边巴感激地说：“你快别这么说。你虽然没有云彩那样洁白的羊毛，但你的心比白云还纯洁；你虽然没有草原那样美丽

① 拉瓦，汉语译作毡子，是一种最粗糙的衣料。

的毯毯，但你对我的情谊比草原上的鲜花更珍贵，你们一家人对我的恩情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”

娜真说：“都是穷朋友，互相帮帮忙，也是应该的，不要说这些话。”

边巴站起来看了看马群。忽然看见在不远处的一块草地上，长着一片美丽的鲜花，迎着夕阳的余辉，竞相怒放。有洁白的、桔黄的、墨绿的、嫣红的、檀紫的……色彩鲜艳，非常好看。他不禁高声喊道：“多好看的格桑梅朵^①啊！”他走过去，摘了一朵洁白的，送给娜真。

娜真接过花，闻了闻，它散发着一股清淡的香味。她顺手将花插在自己的头上。娜真怀着感激和满意的心情，看了看边巴，然后转过身，走到淙淙流淌的小溪跟前，俯下身去，用清凉的山泉洗了一把脸，又站起身，撩起前襟，翻过来，擦了擦脸。由于她劳累了一天，满脸满头的汗水和尘土，用清凉的山泉一洗，脸颊上现出红晕，显得秀丽而健美。

边巴看着娜真，高兴地说：“我给你编个花环好不好？”

娜真点了点头，嘴角上露出一丝笑意。边巴赶紧跑过去，摘了一把叫“朋嘎色波”的黄花，编了个花环，采了几朵洁白和紫红的格桑花，插在上面，又找了两个大红果，象珊瑚一样，系在两边，然后把它送给娜真。

娜真接过来，戴在自己头上，心里充满了一种甜蜜的感觉。她拉着边巴的手，走到刚才补衣服的那块大石头上，说：“坐下休息一会儿吧！”自己先坐下，顺手又把花环摘下来，拿

① 格桑梅朵，即格桑花。类似金钱菊，是康藏高原特有的一种花卉。

在手里。她凝视着那朵洁白如玉的格桑花,无限向往地说:

“人家说,格桑花是吉祥花,幸福花,当格桑花盛开的时候,大家就可以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。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,什么时候能遇到吉祥的时光,过上幸福的生活?!”

边巴忧郁地说:“人们说有福气的人,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象我这样苦命的人,能遇到吉祥的时光吗?!”

娜真满怀同情地看着边巴,说:

“我给你说了多少遍,你不要老是往坏处想。穷人的日子再苦,总有熬到头的一天。”她又问道:“我给你唱一支歌好不好?”说着又把花环戴在头上。

边巴点了点头,看着娜真头上的花环,说:“就唱《格桑梅朵啦》吧。”娜真会唱很多很多的歌,但边巴最爱听这支歌,他觉得这支歌唱出了他们共同的心愿。

娜真用那清脆婉转的声音,满怀深情地唱道:

天上的星星数不清,
只有那北斗星照眼明;
在那茫茫的黑夜里,
它为迷途人指前程。

高原上的鲜花数不清,
只有那格桑梅朵情意浓;
当格桑梅朵盛开的时候,
吉祥的时光就会走进帐篷。

娜真唱完之后,又让边巴唱。要在平时,不用催促,边巴

就会用那雄浑粗犷的声音，同她对歌。可是今天边巴的心情显得很沉重，他忧心忡忡地说：

“这个世道坏人享福，穷人受苦，还能有什么吉祥的时光？！这不，噶厦^①政府准备打仗，又念咒经，又派乌拉，闹得老百姓没有一天安静的日子。”

娜真又警惕地环顾四周，小声说：“听说共产党快到西藏啦，从前在江东的汉兵早撤走了。老爷们都非常害怕。益西说：‘共产党、红汉人杀人灭教，是魔鬼转世’，说得可吓人啦！我们也没见过共产党、红汉人，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样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西藏来。”

边巴气愤地说：“在江东时我见过的那些叫国民党的汉人，真是坏透了，他们和土司、头人串通一气，专门欺负我们穷人。”他沉思片刻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国民党走了，共产党来了，我们日夜盼望的‘神鹰’，连个影子也见不到。天还是象锅底一样漆黑，天空的乌云是越聚越多。”

娜真无限向往地说：“要是达瓦爷爷说的那些红军能到我们西藏来，该有多好啊！”

一提起红军，边巴的眼睛里就充满了喜悦和希望，他想起阿爸单增给他讲的“神鹰”的故事，想起达瓦爷爷给他讲红军故事的情景。

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噶朵在色桑渡口烧死了边巴的阿爸，又把边巴和他的阿妈关在土牢里，看守牢房的达瓦爷爷帮助他们越狱逃跑。可

① 噶厦，即原西藏地方政府。

是没有跑多远，就被噶朵发现，带兵追赶。阿妈把边巴交给达瓦爷爷，让他们跑到森林里去，自己冲向江边，把藏军引开。从此，边巴就一直不知道阿妈的下落。

过了一些时候，冬天到了，山里也弄不到什么吃的，达瓦爷爷就带着边巴，在一个叫尼玛次仁的大伯帮助下，偷偷地过了金沙江。

到了江东，他们听人说几年前有一支叫“红军”的队伍到了康区^①。大家说，红军是从东方飞来的“神鹰”，他们身披红霞，乘着彩虹飞到北方，去解救受苦受难的各族人民。红军说啦，他们以后还要回来，要来解救水深火热之中的藏族同胞。从那以后，藏族地区就流传着许多歌颂和怀念红军的民歌和优美动人的故事。

达瓦爷爷听了这些故事，非常高兴，他认定那些红军就是单增所寻找的“神鹰”下凡，来解救苦难中的西藏人民。他经常偷偷地给边巴讲“红军”——“神鹰”的故事，期待着“神鹰”飞回来。达瓦爷爷告诉小边巴：天再黑也是会亮的，乌云再厚也是会消散的，农奴们的生活再苦，也会有个尽头，总有一天会苦尽甜来。每当达瓦爷爷和小边巴受了欺负，或劳累一天，要不到饭，饿着肚子回到窝棚时，达瓦爷爷总是满怀悲愤，遥望东方，小声地说：“太阳啊！你快出来吧，快把这漫天的乌云驱散！‘神鹰’啊！你快飞回来吧！快来拯救我们农奴脱苦海！”

可惜达瓦爷爷没有能等到“神鹰”回来，他受了一辈子苦，

① 康区，指原西康省地区，即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。

最后倒在要饭的路上，带着对这黑暗社会的满腔仇恨，悲惨地死了。他老人家在临终前一再嘱咐边巴：一定要等待从东方飞来的“神鹰”，要找到救苦救难的红军，一定要为惨死的阿爸和阿妈报仇。……

想到这里，边巴的眼睛湿润了。他想起了惨死的阿爸，亲爱的阿妈，想起了拚着性命保护自己，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达瓦爷爷，——那是一位多么善良而又勇敢的人啊！还有那冒着生命危险送自己过江的尼玛次仁大伯！

从边巴痛苦的神情，娜真知道他这时在想什么，她不愿意让边巴陷入痛苦的回忆之中，就说：

“要是红军能回来，该有多好啊！我们穷人的苦日子也就熬到头啦！”

边巴会心地点点头，他深情地看了看娜真那消瘦而又清秀的脸，心里十分感激她和她们一家人对自己的关心和体贴。他想起了象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爱护自己的仁青大伯，担心地问，

“阿爸没有什么消息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娜真焦急地说，“不知出了什么事，阿妈担心得睡不着觉，每天晚上为阿爸念经祈祷。”

“让阿妈放宽心，不会有什么事。”边巴嘴里虽然这么说，但心里也确实为仁青大伯担心。打起仗来，老爷让你到地狱里去，你也只有闭着眼睛往前闯，何况现在又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呢！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所以老百姓常说，去支乌拉的人，等于到了地狱的门口。

娜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说：“色桑渡口离这里只有几天

的路，要在平时早该回来了。”

边巴长长地呼了口气，好象要把心中的愤懑和忧愁，统统吐出去似的。他看天色将晚，赶快帮娜真把柴捆好，让她先背回去。他说：

“喇嘛寺的咒快念完了，明天就要送‘鬼’。”

一说到送“鬼”，娜真就想起那可怕的情景，心里暗暗担心，这次又不知是谁要遭罪！

边巴接着说：“这几天人来人往，村子里乱哄哄的，你和刀结要多注意，晚上早点回家，没有事少出来。听到阿爸的消息我会马上来告诉。”说着就从娜真手里把斧头接过去。

娜真关切地说：“天不早了，你也快回去吧！”

边巴说：“你先走吧，我赶了牲口就来。”

娜真背着柴回家去了。在下山的路上，她不时回过头来看边巴。

边巴站在一个大石包上，深情地望着娜真渐渐远去的背影。

等娜真走远了，边巴赶快砍了一捆柴背上，把牲口赶下山。快到村子里时，他把柴捆放在村西的乱石滩上，先把牲口关进马厩。又偷偷地在益西家的大楼旁边转了一圈。按照益西家的规矩，他们家的奴隶，是不准帮别人干活的。若是被发现，就要遭鞭打。他见没有什么人，正准备把柴给娜真家送去，一个佣人急匆匆跑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

“边巴，快！快！大管家让你赶紧去，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不知道。你快去吧，晚了要挨打。”那个佣人的脸上有一